

我的报告文学被拍成电影

因为在新兵连写了几篇新闻稿,下连的时候,我被分到宣传科放映组,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。

那个年代要“跑”片子

以前,我在老家电影院看电影时,就很好奇放映室里什么样、放映员怎么操作,总要回过头看几眼那个不大的放映孔,想透过那束光感受一下里面的“神奇”。没承想,我也成了那个“神奇”里的人,顿时感觉自己可神气了。

那个年代,电影拷贝的资源很紧张,流行“跑”片子,也就是我们和附近的两家单位合放一部影片。上一家要早放半小时,然后我们取回来再放,下一家再从我们这里取走。有时,一部电影要跑好几个来回。影片取回

来,还要赶紧倒片子。时间紧,稍微衔接不当就可能影响后续放映。

去农村放映被当贵客招待

当兵第4年,我调离北京,去了中原一个部队,也是在放映组当放映员。那时,部队驻地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单调,看电影是群众一项很重要的娱乐活动。

我们经常去给共建的村子放露天电影。那个村子位置偏,不通公路,我们每次都是拉着平板车过去。到了村里,乡亲们就会热情地围过来,搬箱子、支喇叭、架幕布。映前准备工作就绪了,村支书就会招呼大家:“先散了,都回家吃饭,吃完来看电影。”然后,他会让我跟着他回家。

一到支书家,婶子总是先端上一碗糖水荷包蛋。这是当地的习俗,来了贵客都用这种方式表示欢迎。饭菜很简单,一两个凉菜,主食就是捞面条。等我吃完了,乡亲们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在银幕前,满怀期待地等着放映。当时,战争片、武侠片是乡亲们的最爱。有的电影都放过好几遍了,乡亲们依然热情不减。

放映电影《良心》流泪

在部队当放映员的时候,还有一件事让我很自豪,就是放了一部根据我的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——《良心》。影片主要讲述了银行职员“白花子”为保护国家财产牺牲后,与她一起身负重伤的同事崔福顺担负起抚养烈士遗孤

小红莲的重任。英雄的事迹传遍全国,有两位署名“金穗”“白云”的好心人一直给小红莲汇款捐助。后来,小红莲偶然得知了“金穗”的真实身份,不料这位好心人却意外遭车祸遇难。小红莲悲痛万分,千里迢迢来到新疆,渴望找到“白云”……

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,著名编剧王兴东看到后很感动,把它改编成了电影,还获得了那年的中国电影华表奖。记得当时放这部电影时,我的感觉与以往完全不同。影片的每一个镜头、每一个细节,我都看得非常认真。尽管里面的故事、人物,我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。剧情高潮时,我依然跟着揪心;镜头伤感时,我情不自禁流泪。(北京 孙现富)

互剃“光头”过大年

1968年我大学毕业,在解放军农场学生连接受教育。临近春节,在乒乓球比赛中,我和张厚争夺到连里参赛的名额,我幸运地3:0取胜。战友们夸我给张厚剃了光头,拿到决赛名额。张厚说:“我给你理理发吧,鸿运当头,祝你取胜。”

张厚正给我理发,被别人不小心碰歪了手,于是,我的头上出现了一片“不毛之地”。我说:“没事,干脆剃成光头吧!”剃完后,战友们逗趣说:“‘光头张’给雷作春真剃光头了!”在连里比赛,我打得很顺,拿到了亚军。我们排的战友祝贺我:“光头真幸运,决赛得亚军。”

连里组织文娱汇演,我和张厚代表一排参加演出,得了表演奖。这段往事,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有趣。(辽宁沈阳 雷作春 81岁)



女友对我不离不弃



1974年8月1日,我和女友照了这张合影。按时间看,算是我们的订婚照。

1970年底,我下放湘西“三线”凤滩水电站前,相识三年多的女友刚在长沙被招工。我自感前途渺茫,在途中就给女友写信暗示别意。之后,我在凤滩水电站工作了4年。这期间,虽然人在两地,但女友一直对我不离不弃。特别难忘的是,1974年夏天,我不慎落水,与死神擦肩而过。这个消息,令女友牵挂不已。7月下旬,她第一次请假从长沙到凤滩水电站看我。8月1日,我们照了这张合影。没多久,1974年底,我调回长沙。1975年春节,我俩就结婚了。(湖南长沙 崔述伟 80岁)

1967年,我们在唐山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读书,自行组织去工厂参加劳动。我们机械制造专业63级的20余名同学,决定到开滦煤矿体验矿工的井下生产活动。在开滦范各庄矿,男同学被安排到采煤区和掘进区,女同学被安排在了井上。女同学们知道后很恼火,说这是歧视女生,执意要求到井下去。接待人员拗不过,只得将女同学们也安排到了井下。

我在掘进区协助推煤车。下井前,工人们要先集中更衣室学习,读报纸或



参加劳动的女同学

《毛泽东选集》。班长特别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,让我们劳动的师傅照顾好我们。掘进工作是有定额的,在班长的带领下,职工宁可不休息也要完成定额。他们的兢兢业业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干了几天后,刚下井时的新鲜感

荡然无存,有几个体弱的男同学也觉得有些吃不消,矿上便安排他们到井上的锅炉房参加劳动。作为领队,我找到女同学们,打算跟矿上说一下,也让她们到井上去。谁知我的话刚一出口,便被女同学们一致拒绝。她们一直在井下坚持到劳动结束,从不喊累叫苦。

近一个月的劳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,我们跟矿工们结下了深厚友谊。其中一名师傅是摄影爱好者,为我们拍下了身着矿工装的珍贵合影。(河北唐山 张永进 76岁)

用上嘎斯灯,扫盲夜校红火了

在上世纪50年代初,国家号召开展扫除文盲运动。我们村于1955年冬成立扫盲夜校识字班,设有三名教师,我是其中之一。那年我只有16岁。

我们村位于山东省胶南县西南边,经济比较落后,扫盲夜校办学条件差。特别是照明,只用几个小煤油灯,教室里不太明亮,学员们学习积极性不高。正在我们犯愁的时候,偶然听说有卖嘎斯(嘎斯石,即电

石,与水反应生成嘎斯,就是乙炔)的消息,我们就立即研究如何制作嘎斯灯。我们到村里复员荣誉军人和去过南方大都市探亲、出差的人家中,寻找铁皮高筒罐头瓶和子弹头。其中有一个子弹头,还是一位荣誉军人以前从身上取出来的。他本来保存着留作纪念,也贡献了出来供我们使用。材料齐了,我们就开始制作。先将子弹头钻好出气孔,焊在铁瓶的2/3处;再做

一个盛水的铁皮漏斗瓶盖,瓶内装嘎斯,漏斗盖盛水,当水滴在嘎斯中,气就从子弹头孔冒出来,点燃后,火光明亮。灯做好了,教室亮了,学员们说:“真亮啊,太好了!”大家高兴地唱起了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。

夜校有了嘎斯灯,照明条件改善,学员增加一倍多,学习积极性也提高了。扫盲夜校办得红红火火,受到了区教育部门的表扬。(山东安丘 崔心玲 85岁)



宿舍亮起电灯

1973年2月,我到福建省清流县蛟坑村插队。那时蛟坑没有电,靠松光(松树结疤)和煤油灯照明。每到夜晚,社员手提“罐头灯”(用罐头玻璃瓶做成的煤油灯)走门串户,上夜校学文化、记工分。

1976年秋收后,各生产队派出义务工,我们知青利用灌溉梯田渠道的落差,建成了一座简易小水电站,供村民照明和农田灯光灭虫。每当夜幕来临时,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就会播放革命歌曲,知青宿舍也亮起了电灯。我们像过年一样高兴,仿佛已不在农村,而是回到了县城。1978年,公社党委举全社之力建设水电站,我也挑起被子去了工地。1979年12月,水电站建成,蛟坑正式告别了无电年代。这时,我也离开了农村,招工成为炼钢工人。(福建清流 邓煌生 69岁)